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对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分析

· 王 鹏

内容提要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谋求创造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从而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基础上实现拉美的真正一体化。联盟是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产物，是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是拉美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替代性表现在：强调国家的作用，主张内生发展，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强调公民社会参与一体化进程，明确把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作为远景目标。联盟成立以来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取得一系列合作成就和影响力，但它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过于依赖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联盟凝聚力问题，联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

关键词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一体化 贸易自由化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成立于2004年，得名于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它寻求创造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从而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乃至替代基于自由贸易的一体化路径，使具有紧密的地理联系、历史联系和文化联系的拉美国家能够在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联盟在成立之后取得稳步发展，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各类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的中小国家集团，对平衡大国影响力、捍卫中小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一个表现。

一 联盟的产生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产生应当归结于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联盟是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产物。20世纪末以来，拉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一批左派政党和政治家通过选举实现执政。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执政者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抨击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拉美的依附、贫困和不平等，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束缚是他们优先关注的目标。在他们看来，美洲自由贸易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是把新自由主义制度化的工具。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管制化为核心的传

统贸易安排维护跨国公司和大资本的利益，使跨国公司摆脱国家的制度束缚，趁机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借助跨国公司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如果在西半球实行自由贸易，拉美的弱小经济体根本无力与美国进行竞争。事实表明，它们无法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发展。美洲自由贸易区必然加剧拉美国家的依附、贫困和不平等。因此，这些拉美左派执政者谋求在本地区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的主张得到一些拉美中小国家的支持。

第二，联盟是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执政者自视为西蒙·玻利瓦尔一体化思想的继承者。他们认为，发达国家为全球化制定了利己的“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拉美国家必须坚持推进真正的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捍卫自身安全和主权、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这些拉美左派执政者认为，贫困和社会排斥、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和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等因素制约拉美一体化进程走向深化，发展程度和发展需求不同的国家要求应用不同的一体化模式。有鉴于此，拉美的一体化应当通过一种更为公正的方式进行，并遵循合作、互补、互助和团结的原则。

第三，联盟是拉美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执政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他们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全球化制定了利己的“游戏规则”，美国提出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贸易倡议是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陷阱”。美洲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美国操纵

收稿日期：2010-08-23

作者简介：王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室助理研究员，拉美政治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的帝国主义兼并计划，是美国向拉美渗透的工具。它将使贸易规则凌驾于拉美国家的法律之上，损害它们在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拉美左派执政者认为，拉美能够在不依附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下实现发展。他们主张拉美国家坚持走一体化道路（美国这样的地区外部国家应当被排除在外），以团结合作捍卫独立和抵制外来干涉，终结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垄断地位。

查韦斯是拉美一体化的坚定拥护者和大力倡导者。他认为，拉美国家应当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神奇的解决办法不是来自北方，不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¹他主张把资源交给最不发达的国家，帮助它们建设基础设施，从而能够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他对地区一体化的设想集中体现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2001年，他在第3届加勒比国家联盟政府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成立该“计划”，使之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替代方案，促进拉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进程。按照他的设想，“计划”的基础是合作而非竞争，是团结而非支配，是合作而非剥削，是尊重主权而非公司统治。“计划”寻求创造一种替代贸易自由化的一体化机制，打破阻碍真正一体化实现的障碍，使各国能够捍卫主权，根据自身愿望和需求发展经济。古巴和委内瑞拉在2004年12月签署合作协议，“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由此宣告成立。2005年，“计划”正式开始运转。2009年，它正式更改为现名。

联盟是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一体化集团，其成员国的数量不断增加。2006年，联盟实现首次扩容，玻利维亚成为该组织的第3个成员国。它现有8个成员国（截至2010年）：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原为成员国，在2010年正式退出。

二 联盟的机制、原则与合作内容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谋求使国家间关系由竞争转变为互补与合作，反对把经济合作框架建立在国家之间的殊死竞争之上，希望使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的成员国都能够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

联盟具有与拉美一体化协会（ALADI）相似的分散化治理结构。最高领导机构为总统理事会，下设部长理事会和社会运动理事会，另设政治、社

会、经济、投资金融、能源、环境、青年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长组成。委员会定期向部长理事会和社会运动理事会汇报工作。这两个理事会则向总统理事会汇报工作。委员会给出研究结果和建议，但建议实施与否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意愿。

联盟的运作遵循政府间主义，较少超国家色彩。联盟无意仿效欧盟建立拥有很大权力的超国家机构，而是希望在构建合作框架的过程中发挥成员国的作用，确保成员国对自身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控制力。联盟的超国家成分更多体现了成员国的共识，而非成员国向它让渡主权。联盟没有一整套对全体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或义务。

联盟谋求创造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合作机制。联盟认为，尽管成员国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但它们都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因此，联盟希望成为一个平台，发挥联结作用，使具有共同意愿的某些成员国能够在某个领域直接开展一体化建设。这意味着在联盟框架下签署的合作协定往往是部分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或三边协定。

联盟的核心理念是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一体化道路。联盟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策略以市场为掩护，把资本的权利置于社会、政治、文化和人权之上。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并非一场周期性危机的重演，而是一场结构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危机。这场危机无法通过注入资金、强化监管之类的补救措施得到化解。人类有必要创造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²联盟全体成员国在2010年4月签署的《加拉加斯200周年宣言》中明确承诺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把社会主义视为国家实现真正独立、人民获得公正的唯一保障。”

联盟的指导原则包括：（1）推动反贫斗争；（2）捍卫拉美的自主和特性；（3）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4）培育人力资源；（5）使国有企

¹ Michael Fox, “ALBA Summit Ratifies Regional Currency, Prepares for Trinidad”, *Venezuelanalysis.com*, April 17, 2009.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4373>

² Prensa Web RNV, “Documento de los países de la Alternativ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ALBA) para la V Cumbre de las Américas”, 17 de abril de 2009. <http://www.mv.gov.ve/noticias/?act=STR&f=2&t=95237>

³ RNV Web Press, “Caracas Bicentennial Manifesto”, *Rnv.gov.ve*, April 19, 2010. http://www.mv.gov.ve/noticias/ir_dex.php?act=STR&f=3&t=125424

业首先成为公共福利提供者；(6) 各项协议不应成为科技成果传播的障碍；(7) 通过确保公平竞争的有效机制应对垄断和寡头独占；(8) 外国投资者不得损害所在国的公共利益；(9) 区别对待不相均衡的经济体，为最脆弱的经济体提供机遇；(10) 广泛的社会参与；(11)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相互依赖，不可或缺；(12) 投资者的商业利益不得超越人权或国家主权；(13) 设立专门基金，促进结构汇合和消除不对称。¹

联盟的合作内容主要涉及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

第一，经济领域的合作。联盟成员国在互惠互利、满足相互需求的基础上，缔结一系列双边或多边“人民贸易协定”(TCP)。协定谋求推动公平贸易，强调互惠互利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能源合作是联盟一体化进程的最重要内容。联盟力求保障成员国的能源安全，确保成员国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委内瑞拉在这一领域发挥核心作用，承诺为成员国提供石油。联盟认为，保障能源安全应当依靠国家而非市场，为此成立美洲石油公司，加强成员国的能源政策协调。

联盟创建一批“大国有企业”，也就是由成员国的国有企业合作创建新的地区性公共企业，由成员国的国有企业实施国家间合作。例如，联盟在2009年成立一家进出口企业(ALBAEXM)，负责发挥补偿贸易机制的作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银行(ALBA Bank)也是一个“大国有企业”，它是联盟在金融合作领域的重大成果。作为一家地区发展银行，它负责协调成员国的金融政策，汇集成员国的资金，并将其注入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降低成员国对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等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

2010年，“地区单一补偿支付体系”正式启动，标志着联盟拥有共同货币。该体系包含4个组成部分：作为共同货币的“苏克雷”(Sucre)、地区货币委员会、支付清算中心和一个地区储备基金。“苏克雷”首先作为联盟内部贸易结算的虚拟货币存在，将在未来转变为欧元一样的实体货币，具备支付和储备功能。委内瑞拉和古巴是首批启用“苏克雷”的国家。此后，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也相继启用该货币。

第二，社会领域的合作。联盟成员国围绕医疗、教育和人员培训开展一系列互惠合作，以便推

动反贫困斗争和满足社会需求。古巴帮助其他成员国发展其教育和医疗体系。例如，古巴向委内瑞拉等国派遣医生，帮助委内瑞拉在全国各地建立诊所，为委内瑞拉培训医务人员。委古两国合作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古巴主持实施“奇迹行动”(Operación Milagro)，免费为拉美国家的眼病患者提供诊治和手术；委内瑞拉为医生和患者提供免费空中交通和住宿。在传媒领域，联盟推动成立南方电视台(Telesur)，以拉美视角报道新闻。在文化艺术领域，联盟设立众多“文化之家”，加强拉美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

第三，政治领域的合作。联盟推动成员国构建共同外交政策，其内涵可归结为两点：构建多极世界，使联盟成为一个力量中心；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联盟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成员国的内政。玻利维亚在2008年陷入政治危机之后，它坚定支持莫拉莱斯政府，抨击该国的分离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事务中，它扮演小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巴拉圭与巴西围绕伊泰普水电站发生争执之后，联盟公开支持巴拉圭。这是它支持本地区小国(巴拉圭)对抗地区大国(巴西)的一个典型案例。

联盟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构建世界经济秩序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它看来，世界经济危机无法在8国集团或20国集团的架构下得到解决。危机的解决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应当有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参与，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 联盟的替代性和兼容性

传统的贸易安排(例如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市场为依托，主要通过商品和资本的交换建立或扩大市场，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推动者看来，通过消除关税和贸易投资管制给予市场准入的做法符合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却无法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受益。因此，联盟寻求创造一种替代贸易自由化的一体化模式。

相较于以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安排，联盟的替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¹ ALBA, "What is the ALBA?" http://www.alternativabolivariana.org/pdf/aba_mice_en.pdf

第一，联盟强调国家而非市场的作用，以政府代替跨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角。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架构下，国家仅作为市场的管制者消极发挥作用。联盟认为，市场自身不能带来真正的一体化，因而反对一味要求非管制化、私有化和削弱公共管理能力的国家改革。联盟主张国家对私人部门实行更紧密的控制，把人民的利益置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之上，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安排是任何人员流动、资本流动或商品流动的基础。在联盟的一体化框架下，国家将发挥主导作用，成员国以国家的力量参与竞争。国家既要充当贸易的管制者，还要在贸易中发挥积极作用；国家既是主权实体，也是经济实体，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结合。

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张向市场开放公共服务，联盟则要靠国家扩大和深化公共服务。联盟认为，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意味着众多穷人将无法获得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必须以满足人民需求为主，而不能以企业或私人利益为主导。公共服务是改变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条件。任何意味着放弃使用公共政策工具的贸易协定都是不可接受的。公共服务必须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导向，而不是迎合私人利益。

第二，联盟主张实现内生发展而非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美洲自由贸易区将使拉美国家愈来愈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愈来愈依赖对外出口。与之相反，联盟强调内生发展的重要性。内生发展就是一国依靠自身条件发展经济，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可用于消费或出口的产品，促进社会化服务和本地化生产；意味着通过发展教育形成平等的劳动和有尊严的就业；意味着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消的。内生发展依赖于政府的积极推动，而不是依赖市场或全球化。

联盟把客户工业斥为“血汗工厂”，认为客户工业无法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和农业获得真正的发展，无助于减少贫困。如果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完全依赖于对劳动力的严酷剥削，就无法产生加强产业部门之间联系的“乘数效应”，不能使农业和工业有效融合起来，不能创造应对贫困和社会排斥所需的就业。¹

联盟把农业视为实现内生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一个出口导向的产业部门，反对让农业走市场自由化道路。原因在于，农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文化载体，能够体

现拉美国家的文化特性。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发达国家向农提供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接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即使发达国家停止对本国农业的贸易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也不具备与之进行竞争的能力。一旦进口农产品涌入市场，拉美国家农民的生活水平必然恶化。

第三，联盟主张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在充分考虑其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的基础上，给予差别待遇。在联盟看来，在发展程度不对称的国家之间进行自由竞争将毁灭弱者，贸易协定必须以公平而非最大利润为核心。联盟的贸易协定遵循个案处理原则，以保持弹性。美洲自由贸易区倡导的所谓“贸易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拉美国家的不平等。如果在西半球实行自由贸易，拉美企业难以同美国的跨国公司相抗衡。美洲自由贸易区所要求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严重威胁拉美国家的主权。国民待遇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享受一国赋予本国中小企业或合作社的优惠待遇。

联盟成员国在贸易中遵循非对等性和补偿性原则，从而体现差别待遇、保障公平贸易。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委内瑞拉给予玻利维亚一系列优惠待遇。其中，委内瑞拉承诺把玻利维亚产品纳入本国政府采购范围，但玻利维亚不必向委内瑞拉产品提供相同待遇。联盟还具有贸易支付的非对等性。例如，玻利维亚在进口古巴产品时可以用本国产品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用本国货币或是其他双方同意的货币。但是，玻利维亚并不必然以同等优惠条件回馈古巴。

第四，联盟强调公民社会参与一体化进程，明确把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作为工作目标。美洲自由贸易区是完全的贸易协定，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视为重点，基本上未涉及社会领域的发展。它的谈判进程受到技术专家的主导，民众缺少发表意见的途径和机会，仅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担任观察员。联盟则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观念的体现。它强调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透明性与责任性，主张决策过程需要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参与，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拉美的社会运动能够直

¹ Venezuelan Bank of External Commerce (Bancoex), "What is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Venezuelan analysis. com*, February 5, 2004. <http://venezuelananalysis.com/anatysis/344>

接参与联盟的规划和管理。无地农民运动 (MST) 和“农民之路” (Via Campesina) 等拉美社会运动组织已经加入联盟的社会运动理事会。它们对于分配土地、免费医疗教育和食品安全的主张已经被列入联盟的工作日程。

此外, 联盟强烈反对现行的知识产权体制, 认为该体制仅仅保护发达国家掌握的科技知识, 却不顾及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领域 (如生物多样性、农民和原住民的传统知识)。这种状况实际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久已存在的不对称性。这一体制使发达国家锁定自身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 同时, 专利保护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向贫困群体提供普通药品, 也无法生产此类药品, 因而加剧这些国家的社会问题。

联盟在彰显替代性的同时, 具有一定的兼容性。联盟谋求与拉美既有的一体化组织形成互补而非排斥关系。许多成员国同时是其他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例如, 玻利维亚是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 而委内瑞拉正在争取成为南共市完全资格成员国。联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合作不受影响。例如, 尼加拉瓜仍然是《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 的成员国。成员国在加入联盟之后仍然能够与别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例如, 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在 2010 年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既是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 又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 (OECS) 成员, 并在近年相继加入联盟。由于联盟的机制具有很大灵活性, 上述 3 国的多重成员国资格并未引发矛盾。当联盟在 2009 年决定发行苏克雷时, 上述 3 国明确表示暂不加入苏克雷, 因为它们正在使用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共同货币——东加勒比元。同时, 上述 3 国也暂不加入将要成立的联盟防卫理事会, 因为它们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下属的“地区安全体系”的成员。

四 影响和挑战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拉美国家寻找替代发展模式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拉美国家通过贸易自由化之外的路径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尝试。它并非一个成熟的一体化模式, 仍然处于发展和变动之中, 但它使拉美的一体化进程更具多样性和活力。

联盟把社会利益嵌入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之中, 强调基于社会需求的国家间合作。这种理念在中小国家、欠发达国家尤为受到欢迎。它对这些国家具有以下吸引力: 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国可以享受差别待遇, 贸易和支付条件的非对等性, 成员国能够以很低的门槛和优惠的条件获得大量贷款, 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合作 (直接惠及最弱势群体)。安提瓜和巴布达这样的加勒比国家通常对外部援助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美国是该地区的主要外援提供者。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大幅削减对加勒比国家的援助, 而且, 援助往往集中在与美国相关的项目上 (如扫毒和反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联盟成为加勒比国家的新筹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它们对外援的需求。联盟资助这些国家的社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通常难以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 更为积极、迅速地帮助它们应对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如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上涨)。查韦斯认为, 各国人民都应当受益于这一替代性的贸易—发展模式, 因而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参与该计划。

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的中小国家集团, 对平衡大国影响力、捍卫中小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一个表现。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今时代, 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应对参与全球化和捍卫民族自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改变竞争条件, 也有赖于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因此, 联盟倡导国家间的团结合作, 推动拉美最弱小国家走联合自强的道路, 以集体的力量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 克服其相较于发达国家、地区强国所存在的劣势。联盟已经成为激进变革的代名词, 明确表示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并围绕变革国际贸易关系提出一系列变革主张。2008 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遭受挞伐, 却使联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大增, 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得到极大增强。詹姆斯·佩特拉斯 (James Petras) 认为, 联盟的最重要之处在于提升拉美人的团结意识和反帝意识, 并为一套全面的地区发展计划创造基础。¹

联盟的发展进程将在未来面对以下三大挑战。第一, 联盟对单一成员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拉美一体化组织。委内瑞拉是建立联盟的首倡者和

¹ James Petras “ALBA: Social Debt and Human Rights”, *Disinformation*. org, May 17, 2006 http://disinformation.org/May_06/Petras17.htm

主要推动者，是该组织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国和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就目前而言，联盟的基本经济合作模式是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的石油交换其他成员国的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委内瑞拉承担巨大的义务，但一些成员国难以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回报，因此联盟的存在和运转严重依赖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2009年以来，由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不佳，联盟一些重要的合作计划已经被搁置（如计划在厄瓜多尔马纳维省兴建的炼油厂）。此外，一些成员国加入联盟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得到经济收益，而一旦委内瑞拉陷入经济困境，无法像现在这样慷慨地提供发展援助，联盟便有可能陷入凝聚力危机。

第二，联盟的凝聚力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联盟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而意识形态分歧、选举政治、国际形势及美国的压力都将对这种政治意愿产生重大影响。许多人把联盟视为查韦斯石油外交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在帮助查韦斯提升其政治影响力。这一点在许多成员国内部引发是否留在该组织的争论。一旦某个成员国发生政府更迭，便有可能采取行动退出该组织。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洪都拉斯。2008年，塞拉亚政府决定加入联盟，但反对派人士认为政府这一做法使国家受到查韦斯的“意识形态渗透”，也使委内瑞拉有机会干预洪都拉斯内部政治事务。2009年6月，塞拉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2010年初洪都拉斯正式退出联盟。

第三，联盟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按照构想，联盟的构建需要依托人民的广泛参与。但迄今为止，它的活动主要在成员国政府之间开展，重大的决定均由成员国总统协商之后产生，其治理模式依然是由上至下的，官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社会运动理事会实际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民众很少有机会对联盟计划的实施进行充分讨论和监督。人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明显不足，这就使联盟难以按照大众需求有效推动社会生产。这就使人们对这个组织引以为傲的独特属性产生质疑。

联盟主张各成员国实现最具优势的生产互补，为此开展易货贸易。例如，委内瑞拉向古巴提供石油，后者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生和教师；委内瑞拉向玻利维亚提供石油，后者以农产品作为偿还。但

是，易货贸易如何能使这个一体化组织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并走向社会主义？联盟尚未对此作出明确解答。

主要参考文献

1. David Harris, Diego Azzj *ALBA Venezuela's answer to "free trade":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Occasional Paper 3, Bangkok,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2006.
2. Francisco Domínguez "ALBA: Latin America's Anti-imperialist Economic Project". http://21stcenturysocialism.com/article/alba_latin_americas_anti-imperialist_economic_project_01110.html
3. Henry Yanes "The Cuba-Venezuela Alliance: 'Emancipatory Neo-Bolivarianism' or Totalitarian Expansion". <http://www6.miami.edu/icas/Cuba-Venezuela-e.pdf>
4. James Petras "ALBA: Social Debt and Human Rights". <http://dissentvoice.org/May06/Petras17.htm>
5. Larry Cat Backer, Augusto Molina "Globalizing Cuba ALB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Global Trade Systems". <http://lanic.utexas.edu/project/asce/pdfs/volumel9/pdfs/backermolina.pdf>
6. Larry Cat Backer, Augusto Molina "Cub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 Global Trade Systems ALBA and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31, No 3, 2010.
7. Heikki Patomäki, Teivo Teivaainen "Critical Responses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n the Mercosur Region: Roads towards Cosmopolitan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1, 2002.
8. Nick Mirroff "The Rise of a Southern Axis", *Globalpost.com*, December 17, 2009.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cuba/091216/alba-summit-castro-chavez>
9. Norman Girvan, "ALBA, PetroCaribe and CARICOM: Issues in a New Dynamic", <http://www.normangirvan.info/wp-content/uploads/2008/05/alba-petrocaribe-and-caricom1.pdf>
10. Teresa Arreaza "ALBA: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339>
11. Paul Kellogg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Dawn of 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May 1, 2006. <http://www.cpsa-acsp.ca/papers-2006/Kellogg.pdf>

(责任编辑 黄念)

strategy. Those product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 such as aquatic and vegetable products should be the priority for China to develop (Kuang Yanxiang Xiang Hongjin)

PETROBRA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pp. 31–37)

The largest company in Brazil PETROBRAS is viewed as an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Brazilian enterprises. It was founded in 1953 and ceased to be the state legal monopolist in the oil industry in 1997. From 1997 to 2002, it underwent a restructure and focused the attention on expanding business in regional countries. Since 2002 it took a decisive step forward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cting to be one of the world's top five integrated energy companies by 2020. To meet the target, PETROBRAS needs to assure continuous investment and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from oil price fluctuation and deep-water exploration. In addition, the oil nationalization in regional countries sha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or it to meet (Zhou Zhwei)

PDVSA under the Chavez Government (pp. 38–42)

PDVSA is a Venezuelan state-owned corporation dominating the oil industry of Venezuela. Under the Chavez government, it was massively restructured and became fully subject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Now it is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ublic and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booster of the so-called 21st Century Socialism sponsored by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PDVSA has a promising prospect thanks to the huge oil and natural gas reserve in Venezuela although it i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from lacking autonomy, investment and qualified personnel (Zhao Chongyang)

Argentinean Energy Policy and the Sino-Argentinean Energy Cooperation

(pp. 43–48)

Since 2002 Argent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an energy policy transition which put the emphasis on enhancing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the energy industry. Due to investment shortage and technology deficiency, the transition is not yet concluded. In recent years Argentina has emerged to be one of China's partners in energy pro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but the bi-national cooperation is still on initial stage. There is a large potential for them to mak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oil and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p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equipment manufacture. Chinese energy companies try to gain oil blocks in Argentina by means of bid or merge, but they have to cautiously handle the risks due to it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tense policy change (Sun Hongbo)

Opportunity Equity, Economic Freedom and Power Structure: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Critique of Latin American and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s (pp. 53–61)

Latin America is usually regarded by development theorists as an example of failure and on the contrary, East Asia is an example of success.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the two regions since World War Two, the article makes a hypothesis that a state is required to have both opportunity equity and economic freedom to achieve success; power structur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a stat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of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in power structure and opportunity equity should be the core reason to explain their success and failure (Gao Bo)

A Study of ALBA: Content and Effects (pp. 62–67)

ALBA seeks to create an altern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model to replace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 and mak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to facilit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solving social exclusion.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rade arrangements,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ate interference in economic and societal affairs, advocates fo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grants a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member countries at disadvantage. It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at it is a firm believer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has definitely set a target for reduc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lthough ALBA is progressing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etal cooperation, it is pressed to meet major challenges such as over-dependence on Venezuela's petromoney, the fragile cohesion and the divorce of theory from practice (Wang Peng)